紅樓夢/第056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五十六回　敏探春興利除宿弊　識寶釵小惠全大體[1]

話說平兒陪著鳳姐兒吃了飯，伏侍盥漱畢，方往探春處來。只見院中寂靜，只有丫鬟婆子諸內壺近人在窗外聽候。

平兒進入廳中，他姊妹三人正議論些家務，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請吃酒他家花園中事故。見他來了，探春便命他腳踏上坐了，因說道：「我想的事不為別的，因想著我們一月有二兩月銀外，丫頭們又另有月錢。前兒又有人回，要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，每人又是二兩。這又同才剛學裡的八兩一樣，重重疊疊，事雖小，錢有限，看起來也不妥當。你奶奶怎麼就沒想到這個？」平兒笑道：「這有個原故：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，自然是該有分例。每月買辦買了，令女人們各房交與我們收管，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，沒有一個我們天天各人拿錢找人買頭油又是脂粉去的理。所以外頭買辦總領了去，按月使女人按房交與我們的。姑娘們的每月這二兩，原不是為買這些的，原為的是一時當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，或不得閒，姑娘們偶然一時可巧要幾個錢使，省得找人去。這原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，可知這個錢並不是買這個才有的。如今我冷眼看著，各房裡的我們的姊妹都是現拿錢買這些東西的，竟有一半。我就疑惑，不是買辦脫了空，遲些日子，就是買的不是正經貨，弄些使不得的東西來搪塞。」探春李紈都笑道：「你也留心看出來了。脫空是沒有的，也不敢，只是遲些日子，催急了，不知那裡弄些來，不過是個名兒，其實使不得，依然得現買。就用這二兩銀子，另叫別人的奶媽子的或是弟兄哥哥的兒子買了來才使得。若使了官中的人，依然是那一樣的。不知他們是什麼法子，是舖子裡坏了不要的，他們都弄了來，單預備給我們？」平兒笑道：「買辦買的是那樣的，他買了好的來，買辦豈肯和他善開交，又說他使坏心要奪這買辦了。所以他們也只得如此，寧可得罪了裡頭，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人。姑娘們只能可使奶媽媽們，他們也就不敢閒話了。」探春道「因此我心中不自在。錢費兩起，東西又白丟一半，通算起來，反費了兩折子，不如竟把買辦的每月蠲了為是。此是一件事。第二件，年裡往賴大家去，你

也去的，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咱們這個如何？」平兒笑道：「還沒有咱們這一半大，樹木花草也少多了。」探春道：「我因和他家女兒說閒話兒，誰知那麼個園子，除他們帶的花，吃的筍菜魚蝦之外，一年還有人包了去，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剩。從那日我才知道，一個破荷葉，一根枯草根子，都是值錢的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真真膏粱紈褲之談。雖是千金小姐，原不知這事，但你們都念過書識字的，竟沒看見朱夫子有一篇《不自棄文》不成？」探春笑道：「雖看過，那不過是勉人自勵，虛比浮詞，那裡都真有的？」寶釵道：「朱子都有虛比浮詞？那句句都是有的。你才辦了兩天時事，就利欲熏心，把朱子都看虛浮了。你再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，越發把孔子也看虛了！」探春笑道：「你這樣一個通人，竟沒看見子書？當日《姬子》有云：『登利祿之場，處運籌之界者，竊堯舜之詞，背孔孟之道。』」寶釵笑道：「底下一句呢？」探春笑道：「如今只斷章取意，念出底下一句，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？」寶釵道：「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，既可用，便值錢。難為你是個聰敏人，這些正事大節目事竟沒經歷，也可惜遲了。」李紈笑道：「叫了人家來，不說正事，且你們對講學問。」寶釵道：「學問中便是正事。此刻於小事上用學問一提，那小事越發作高一層了。不拿學問提著，便都流入市俗去了。」

三人只是取笑之談，說了笑了一回，便仍談正事。探春因又接說道：「咱們這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，加一倍算，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。若此時也出脫生發銀子，自然小器，不是咱們這樣人家的事。若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，既有許多值錢之物，一味任人作踐，也似乎暴殄天物。不如在園子裡所有的老媽媽中，揀出幾個本分老誠能知園圃的事，派准他們收拾料理，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，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麼。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，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，也不用臨時忙亂，二則也不至作踐，白辜負了東西，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補，不枉年日在園中辛苦，四則亦可以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打掃人等的工費。將此有餘，以補不足，未為不可。」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，聽如此說一則，便點一回頭，說完，便笑道：「善哉，三年之內無饑饉矣！」李紈笑道：「好主意。這果一行，太太必喜歡。省錢事小，第一有人打掃，專司其職，又許他們去賣錢。使之以權，動之以利，再無不盡職的了。」平兒道：「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。我們奶奶雖有此心，也未必好出口。此刻姑娘們在園裡住著，不能多弄些玩意兒去陪襯，反叫人去監管修理，圖省錢，這話斷不好出口。」寶釵忙走過來，摸著他的臉笑道：「你張開嘴，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作的。從早起來到這會子，你說這些話，一套一個樣子，也不奉承三姑娘，也沒見你說奶奶才短想不到，也並沒有三姑娘說一句，你就說一句是，橫豎三姑娘一套話出，你就有一套話進去，總是三姑娘想的到

的，你奶奶也想到了，只是必有個不可辦的原故。這會子又是因姑娘住的園子，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。你們想想這話，若果真交與人弄錢去的，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掐，一個果子也不許動了，姑娘們分中自然不敢，天天與小姑娘們就吵不清。他這遠愁近慮，不亢不卑。他奶奶便不是和咱們好，聽他這一番話，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，不和也變和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我早起一肚子氣，聽他來了，忽然想起他主子來，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，我見了他便生了氣。誰知他來了，避貓鼠兒似的站了半日，怪可怜的。接著又說了那麼些話，不說他主子待我好，倒說『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素日的情意了。』這一句，不但沒了氣，我倒愧了，又傷起心來。我細想，我一個女孩兒家，自己還鬧得沒人疼沒人顧的，我那裡還有好處去待人。」口內說到這裡，不免又流下淚來。李紈等見他說的懇切，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，在王夫人跟前亦為趙姨娘所累，亦都不免流下淚來，都忙勸道：「趁今日清淨，大家商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，也不枉太太委托一場。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麼？」平兒忙道：「我已明白了。姑娘竟說誰好，竟一派人就完了。」探春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也須得回你奶奶一聲。我們這裡搜剔小遺，已經不當，皆因你奶奶是個明白人，我才這樣行，若是糊塗多蠱多妒的，我也不肯，倒像抓他乖一般。豈可不商議了行。」平兒笑道：「既這樣，我去告訴一聲。」說著去了，半日方回來，笑說：「我說是白走一趟，這樣好事，奶奶豈有不依的。」

探春聽了，便和李紈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的名單要來，大家參度，大概定了幾個。又將他們一齊傳來，李紈大概告訴與他們。眾人聽了，無不願意，也有說：「那一片竹子單交給我，一年工夫，明年又是一片。除了家裡吃的筍，一年還可交些錢糧。」這一個說：「那一片稻地交給我，一年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糧食不必動官中錢糧，我還可以交錢糧。」探春才要說話，人回：「大夫來了，進園瞧姑娘。」眾婆子只得去接大夫。平兒忙說：「單你們，有一百個也不成個體統，難道沒有兩個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來？」回事的那人說：「有，吳大娘和單大娘他兩個在西南角上聚錦門等著呢。」平兒聽說，方罷了。

眾婆子去後，探春問寶釵如何。寶釵笑答道：「幸於始者怠於終，繕其辭者嗜其利。」探春聽了點頭稱贊，便向冊上指出幾人來與他三人看。平兒忙去取筆硯來。他三人說道：「這一個老祝媽是個妥當的，況他老頭子和他兒子代代都是管打掃竹子，如今竟把這所有的竹子交與他。這一個老田媽本是種庄稼的，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稗之類，雖是頑意兒，不必認真大治大耕，也須得他去，再一按時加些培植，豈不更好？」探春又笑道：「可惜，蘅蕪苑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利息之物。」李紈忙笑道：「蘅蕪苑更利害。如今香料舖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兒，都不是這些東西？算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。怡紅院別說別的，單只說春夏天一季玫瑰花，共下多少花？還有一帶籬笆上薔

薇，月季，寶相，金銀藤，單這沒要緊的草花乾了，賣到茶葉舖藥舖去，也值幾個錢。」探春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只是弄香草的沒有在行的人。」平兒忙笑道：「跟寶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會弄這個的，上回他還采了些晒乾了辦成花籃葫蘆給我頑的，姑娘倒忘了不成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我才贊你，你到來捉弄我了。」三人都詫異，都問這是為何。寶釵道：「斷斷使不得！你們這裡多少得用的人，一個一個閒著沒事辦，這會子我又弄個人來，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。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人來：怡紅院有個老葉媽，他就是茗煙的娘。那是個誠實老人家，他又和我們鶯兒的娘極好，不如把這事交與葉媽。他有不知的，不必咱們說，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議了。那怕葉媽全不管，竟交與那一個，那是他們私情兒，有人說閒話，也就怨不到咱們身上了。如此一行，你們辦的又至公，於事又甚妥。」李紈平兒都道：「是極。」探春笑道：「雖如此，只怕他們見利忘義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不相干，前兒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，請吃飯吃酒，兩家和厚的好的很呢。」探春聽了，方罷了。又共同斟酌出幾人來，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，用筆圈出。

一時婆子們來回大夫已去。將藥方送上去。三人看了，一面遣人送出去取藥，監派調服，一面探春與李紈明示諸人：某人管某處，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，餘者任憑你們采取了去取利，年終算帳。探春笑道：「我又想起一件事：若年終算帳歸錢時，自然歸到帳房，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，還在他們手心裡，又剝一層皮。這如今我們興出這事來派了你們，已是跨過他們的頭去了，心裡有氣，只說不出來，你們年終去歸帳，他們還不捉弄你們等什麼？再者，這一年間管什麼的，主子有一全分，他們就得半分。這是家裡的舊例，人所共知的，別的偷著的在外。如今這園子裡是我的新創，竟別入他們手，每年歸帳，竟歸到裡頭來才好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依我說，裡頭也不用歸帳，這個多了那個少了，倒多了事。不如問他們誰領這一分的，他就攬一宗事去。不過是園裡的人的動用。我替你們算出來了，有限的幾宗事：不過是頭油，胭粉，香，紙，每一位姑娘幾個丫頭，都是有定例的，再者，各處筓帚，撮簸，撣子並大小禽鳥，鹿，兔吃的糧食。不過這幾樣，都是他們包了去，不用帳房去領錢。你算算，就省下多少來？」平兒笑道：「這幾宗雖小，一年通共算了，也省的下四百兩銀子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卻又來，一年四百，二年八百兩，取租的房子也能看得了幾間，薄地也可添幾畝。雖然還有敷餘的，但他們既辛苦鬧一年，也要叫他們剩些，粘補粘補自家。雖是興利節用為綱，然亦不可太嗇。縱再省上二三百銀子，失了大體統也不像。所以如此一行，外頭帳房裡一年少出四五百銀子，也不覺得很艱嗇了，他們裡頭卻也得些小補。這些沒營生的媽媽們也寬裕了，園子裡花木，也可以每年滋長蕃盛，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。這庶幾不失大體。若一味要省時，那裡不搜尋出幾個錢來。凡有些餘利的，一概入了官中，那時裡外怨聲載道，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體？如今這園裡幾十個老媽媽們，若只給了這個，那剩的也必

抱怨不公。我才說的，他們只供給這個幾樣，也未免太寬裕了。一年竟除了這個之外，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，只叫他拿出若干貫錢來，大家湊齊，單散與園中這些媽媽們。他們雖不料理這些，卻日夜也是在園中照看當差之人，關門閉戶，起早睡晚，大雨大雪，姑娘們出入，抬轎子，撐船，拉冰床。一應粗糙活計，都是他們的差使。一年在園裡辛苦到頭，這園內既有出息，也是分內該沾帶些的。還有一句至小的話，越發說破了：你們只管了自己寬裕，不分與他們些，他們雖不敢明怨，心裡卻都不服，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你們幾個果子，多掐幾枝花兒，你們有冤還沒處訴。他們也沾帶了些利息，你們有照顧不到，他們就替你照顧了。」

眾婆子聽了這個議論，又去了帳房受轄治，又不與鳳姐兒去算帳，一年不過多拿出若干貫錢來，各各歡喜異常，都齊說：「願意。強如出去被他揉搓著，還得拿出錢來呢。」那不得管地的聽了每年終又無故得分錢，也都喜歡起來，口內說：「他們辛苦收拾，是該剩些錢粘補的。我們怎麼好『穩坐吃三注』的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媽媽們也別推辭了，這原是分內應當的。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，別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。不然，我也不該管這事，你們一般聽見，姨娘親口囑托我三五回，說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閒兒，別的姑娘又小，托我照看照看。我若不依，分明是叫姨娘操心。你們奶奶又多病多痛，家務也忙。我原是個閒人，便是個街坊鄰居，也要幫著些，何況是親姨娘托我。我免不得去小就大，講不起眾人嫌我。倘或我只顧了小分沽名釣譽，那時酒醉賭博生出事來，我怎麼見姨娘？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，就連你們素日的老臉也都丟了。這些姑娘小姐們，這麼一所大花園，都是你們照看，皆因看得你們是三四代的老媽媽，最是循規遵矩的，原該大家齊心，顧些體統。你們反縱放別人任意吃酒賭博，姨娘聽見了，教訓一場猶可，倘若被那幾個管家娘子聽見了，他們也不用回姨娘，竟教導你們一番。你們這年老的反受了年小的教訓，雖是他們是管家。管的著你們，何如自己存些體統，他們如何得來作踐。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個額外的進益來，也為大家齊心把這園裡周全的謹謹慎慎，使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慎，且不用他們操心，他們心裡豈不敬伏。也不枉替你們籌畫進益，既能奪他們之權，生你們之利，豈不能行無為之治，分他們之憂。你們去細想想這話。」家人都歡聲鼎沸說：「姑娘說的很是。從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，姑娘奶奶這樣疼顧我們，我們再要不體上情，天地也不容了。」

剛說著，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說：「江南甄府裡家眷昨日到京，今日進宮朝賀。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。」說著，便將禮單送上去。探春接了，看道是：「上用的妝緞蟒緞十二匹，上用雜色緞十二匹，上用各色紗十二匹，上用宮綢十二匹，官用各色緞紗綢綾二十四匹。」李紈也看過，說：「用上等封兒賞他。」因又命人回了賈母。賈母便命人叫

李紈，探春，寶釵等也都過來，將禮物看了。李紈收過，一邊吩咐內庫上人說：「等太太回來看了再收。」賈母因說：「這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，上等賞封賞男人，只怕展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，預備下尺頭。」一語未完，果然人回：「甄府四個女人來請安。」賈母聽了，忙命人帶進來。

那四個人都是四十往上的年紀，穿戴之物，皆比主子不甚差別。請安問好畢，賈母命拿了四個腳踏來，他四人謝了坐，待寶釵等坐了，方都坐下。賈母便問：「多早晚進京的？」四人忙起身回說：「昨日進的京。今日太太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，故令女人們來請安，問候姑娘們。」賈母笑問道：「這些年沒進京，也不想到今年來。」四人也都笑回道：「正是，今年是奉旨進京的。」賈母問道：「家眷都來了？」四人回說：「老太太和哥兒，兩位小姐並別位太太都沒來，就只太太帶了三姑娘來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有人家沒有？」四人道：「尚沒有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，都和我們家甚好。」四人笑道：「正是。每年姑娘們有信回去說，全虧府上照看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什麼照看，原是世交，又是老親，原應當的。你們二姑娘更好，更不自尊自大，所以我們才走的親密。」四人笑道：「這是老太太過謙了。」賈母又問：「你這哥兒也跟著你們老太太？」四人回說：「也是跟著老太太。」賈母道：「幾歲了？」又問：「上學不曾？」四人笑說：「今年十三歲。因長得齊整，老太太很疼。自幼淘氣異常，天天逃學，老爺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！你這哥兒叫什麼名字？」四人道：「因老太太當作寶貝一樣，他又生的白，老太太便叫作寶玉。」賈母便向李紈等道：「偏也叫作個寶玉。」李紈忙欠身笑道：「從古至今，同時隔代重名的很多。」四人也笑道：「起了這小名兒之後，我們上下都疑惑，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倒似曾有一個的。只是這十來年沒進京來，卻記不得真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豈敢，就是我的孫子。人來。」眾媳婦丫頭答應了一聲，走近幾步。賈母笑道：「園裡把咱們的寶玉叫了來，給這四個管家娘子瞧瞧，比他們的寶玉如何？」

眾媳婦聽了，忙去了，半刻圍了寶玉進來。四人一見，忙起身笑道：「唬了我們一跳。若是我們不進府來，倘若別處遇見，還只道是我們的寶玉後趕著也進了京了呢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都上來拉他的手，問長問短。寶玉忙也笑問好。賈母笑道：「比你們的長的如何？」李紈等笑道：「四位媽媽才一說，可知是模樣相仿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那有這樣巧事？大家子孩子們再養的嬌嫩，除了臉上有殘疾十分黑丑的，大概看去都是一樣的齊整。這也沒有什麼怪處。」四人笑道：「如今看來，模樣是一樣。據老太太說，淘氣也一樣。我們看來，這位哥兒性情卻比我們的好些。」賈母忙問：「怎見得？」四人笑道：「方才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便知。我們那一個只說我們糊塗，慢說拉手，他的東西我們

略動一動也不依。所使喚的人都是女孩子們。」四人未說完，李紈姊妹等禁不住都失聲笑出來。賈母也笑道：「我們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寶玉，若拉他的手，他也自然勉強忍耐一時。可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們，憑他們有什麼刁鑽古怪的毛病兒，見了外人，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來的。若他不還正經禮數，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。就是大人溺愛的，是他一則生的得人意，二則見人禮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不錯，使人見了可愛可怜，背地裡所以才縱他一點子。若一味他只管沒裡沒外，不與大人爭光，憑他生的怎樣，也是該打死的。」四人聽了，都笑說：「老太太這話正是。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，有時見了人客，規矩禮數更比大人有禮。所以無人見了不愛，只說為什麼還打他。殊不知他在家裡無法無天，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，想不到的事他偏要行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。就是弄性，也是小孩子的常情，胡亂花費，這也是公子哥兒的常情，怕上學，也是小孩子的常情，都還治的過來。第一，天生下來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，如何使得。」一語未了，人回：「太太回來了。」王夫人進來問過安。他四人請了安，大概說了兩句。賈母便命歇歇去。王夫人親捧過茶，方退出。四人告辭了賈母，便往王夫人處來。說了一會家務，打發他們回去，不必細說。

這裡賈母喜的逢人便告訴，也有一個寶玉，也卻一般行景。眾人都為天下之大，世宦之多，同名者也甚多，祖母溺愛孫者也古今所有常事耳，不是什麼罕事，故皆不介意。獨寶玉是個迂闊呆公子的性情，自為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詞。後至蘅蕪苑去看湘雲病去，史湘雲說他：「你放心鬧罷，先是『單絲不成線，獨樹不成林』，如今有了個對子，鬧急了，再打很了，你逃走到南京找那一個去。」寶玉道：「那裡的謊話你也信了，偏又有個寶玉了？」湘雲道：「怎麼列國有個藺相如，漢朝又有個司馬相如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偏又模樣兒也一樣，這是沒有的事。」湘雲道：「怎麼匡人看見孔子，只當是陽虎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孔子陽虎雖同貌，卻不同名，藺與司馬雖同名，而又不同貌，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？」湘雲沒了話答對，因笑道：「你只會胡攪，我也不和你分證。有也罷，沒也罷，與我無干。」說著便睡下了。

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來：若說必無，然亦似有，若說必有，又並無目睹。心中悶了，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盤算，不覺就忽忽的睡去，不覺竟到了一座花園之內。寶玉詫異道：「除了我們大觀園，更又有這一個園子？」正疑惑間，從那邊來了幾個女兒，都是丫鬟。寶玉又詫異道：「除了鴛鴦、襲人、平兒之外，也竟還有這一干人？」只見那些丫鬟笑道：「寶玉怎麼跑到這裡來了？」寶玉只當是說他，自己忙來陪笑說道：「因我偶步到此，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，好姐姐們，帶我逛逛。」眾丫鬟都笑道：「原來不是咱們的寶玉。他生的倒也還乾淨，嘴兒也倒乖覺。」寶玉聽了，忙道：「姐姐們，這裡也更

還有個寶玉？」丫鬟們忙道：「寶玉二字，我們是奉老太太，太太之命，為保佑他延壽消災的。我叫他，他聽見喜歡。你是那裡遠方來的臭小廝，也亂叫起他來。仔細你的臭肉，打不爛你的。」又一個丫鬟笑道：「咱們快走罷，別叫寶玉看見，又說同這臭小廝說了話，把咱熏臭了。」說著一徑去了。

寶玉納悶道：「從來沒有人如此涂毒我，他們如何更這樣？真亦有我這樣一個人不成？」一面想，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內。寶玉又詫異道：「除了怡紅院，也更還有這麼一個院落。」忽上了台磯，進入屋內，只見榻上有一個人臥著，那邊有幾個女孩兒做針線，也有嘻笑頑耍的。只見榻上那個少年歎了一聲。一個丫鬟笑問道：「寶玉，你不睡又歎什麼？想必為你妹妹病了，你又胡愁亂恨呢。」寶玉聽說，心下也便吃驚。只見榻上少年說道：「我聽見老太太說，長安都中也有個寶玉，和我一樣的性情，我只不信。我才作了一個夢，竟夢中到了都中一個花園子裡頭，遇見幾個姐姐，都叫我臭小廝，不理我。好容易找到他房裡頭，偏他睡覺，空有皮囊，真性不知那裡去了。」寶玉聽說，忙說道：「我因找寶玉來到這裡。原來你就是寶玉？」榻上的忙下來拉住：「原來你就是寶玉？這可不是夢裡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如何是夢？真而又真了。」一語未了，只見人來說：「老爺叫寶玉。」唬得二人皆慌了。一個寶玉就走，一個寶玉便忙叫：「寶玉快回來，快回來！」

襲人在旁聽他夢中自喚，忙推醒他，笑問道：「寶玉在那裡？」此時寶玉雖醒，神意尚恍惚，因向門外指說：「才出去了。」襲人笑道：「那是你夢迷了。你揉眼細瞧，是鏡子裡照的你影兒。」寶玉向前瞧了一瞧，原是那嵌的大鏡對面相照，自己也笑了。早有人捧過漱盂茶鹵來，漱了口。麝月道：「怪道老太太常囑咐說小人屋裡不可多有鏡子。小人魂不全，有鏡子照多了，睡覺驚恐作胡夢。如今倒在大鏡子那裡安了一張床。有時放下鏡套還好，往前去，天熱困倦不定，那裡想的到放他，比如方才就忘了。自然是先躺下照著影兒頑的，一時合上眼，自然是胡夢顛倒，不然如何得看著自己叫著自己的名字？不如明兒挪進床來是正經。」一語未了，只見王夫人遣人來叫寶玉，不知有何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注释

↑ 本回回目中的“識寶釵”，在各版本中：
“時寶釵”庚辰本，己卯本，列藏本。

“ 識寶釵 ” 戚序本，王府本。

“ 賢寶釵 ” 梦觉本，程甲本。

杨藏本在 “ 寶釵 ” 前写了 “ 識 ” 和 “ 賢 ” 两个字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